補刊震川先生集

序

歲壬午余謁選天曹得蘇之嘉定客來賀余者曰此邦之有安亭在昔歸震川先生所居也先生創學於是邦人士大夫多師承之故其地雖僻在海隅而文獻常冠吳中君之往也將復昌其教乎

余心韙其言而懼不克任也座主廣濟金公特爲詩以見貽其鄭重丁寧之意尤惓惓焉且謂婁程唐李後震川而稱四傑而陶菴黃先生表著尤偉其他名於世者踵相接風流文采至今猶有存者遡厥所由則咸本之震川猶江之導

源於岷山河之濫觴於崑崙也余聞是言尤躍然以起自爲舉子即熟讀震川先生制藝以爲其氣則歐曾也理則洛閩也其波瀾意度則古之文章家所同而震川之爲震川者自在也及以之讀先生古文亦然然後知文無古今其氣

無不在也理固出於一也波瀾意度神無方而總不離其則也余雖居於遠常私淑焉竊意自爲邑長於斯不能作而新之以恢弘其道或有遺文而不能流布之心常愧焉諮諏旵久適張君漢瞻爲余言震川古文有向來所未刻者搜

緝得若干首久閉篋笥恨其不能公同好也旣深契余夙心又感疇昔師友之論急命工繡諸梓雖先生之述作傳於世者多矣然譬之琳瑯觸目珊瑚入網委而棄之則誠可惜俾出而與今之學者共將因其所已見者益伏習其所未

見不獨其文之日昌而幸其道之光明庶幾於弦歌之助爲不小也余亦將藉是以復于廣濟座主矣

旹

康熙甲申孟夏上浣黃平後學王檼撰

序

雲章之先君子篤嗜太史公書及唐宋大家文雲章年未成童日授一篇自所習諸經傳註及制舉業而外唯以先君之所好爲好因得不廢如是者有年優游涵詠而覺氣味日與之洽弱冠執業霍臨朱先生之門出一編相授題曰震川先生別集雲章讀之則深喜其與向之作者合然猶以爲凡爲文者當如是未足爲難也及究觀諸子百家蕪詞蔓說離經叛道

亂雜而無章者多矣然後知震川之文之可貴也寥寥二千載自周末荀卿子而下數之如震川等比不過數十人耳然則其遺文之未傳於世者可不珍重而愛惜之歟郎其率然下筆牽於酬應之作猶非他人所及况其有得於中而爲之者歟先生文凡四登剞劂最後其曾孫元恭所刊經錢宗伯牧齋選定余先師所授在元恭本未出前約三百餘首皆舊刻所無故名別集元恭亦知先師之有藏本從而乞之未

有以應也迨刻本出而已登未登者各半其可愛猶多先師以元恭曾未之見嘗怏怏於是余疑其爲錢宗伯[illegible]所汰後館崑山遍搜得歸氏舊鈔欲以觀宗伯所汰之何如因增余之所未備而余之所有而爲歸氏所無者猶數十篇表兄侯大年從常熟抄得宗伯選本所遺其大略同歸氏而所謂數十篇者仍缺以是知先師疇昔所掇拾非偶然者蓋先生居安亭與嘉定士人甚習爲之文者亦多故其槀本流落

實有他邑所無而獨存於吾邑者郎元恭與牧齋纂輯之勤訪求之博而有不得而盡見者焉余持是編謀所以梓之久矣而未遇其人也明府黃平王侯治吾邑踰年文教大敷昔之廢墜皆已修舉嘗對士子好舉震川經藝以訓導之余因以其古文之未刻者進明府欣然郎付雕工而以校讐屬邑之夙學曰周文濤印彙吉諸子復命雲章擇其可勿錄者而別存之所刻凡七十餘篇分其類爲六卷以補向來刻本

之所缺余非能知先生者也顧少時賴先君之教稍識所向方而先師相委之重時時恐負其意今皆因明府而得償所願焉先生之文雖不藉是爲光顯然於後學所遭謂非斯文光顯之一會哉雖然先生之文原本六經而言合於道又博綜百氏而擇其尤雅馴者而與之馳騁上下故能信今傳後而令學者翕然師之吾願學先生者毋徒求之先生也刻將成邑有蘇君含如復出其家藏論策一編乃先生諸孫名

馭世者所手錄余閱之無一篇僞者策論舊亦有專刻取而覈之策則已載而論皆未也明府因命并梓其後而令印君稍稍汰而存焉復若干篇康熙四十三年六月望日嘉定後學 張雲章謹敘

補刊震川先生集目錄

崑山歸有光著　黃平後學王　標震來氏訂

嘉定後學張雲章漢瞻

周宗泰文濤

印茅茹彙吉

陸　緝紀雲

張有猷劉舟

唐　燒薇衡

張覲光漢昭

呂王輔蓉塢

張世培毓琪
衛爾穀書年
汪　坐云則仝較

卷之四　書事　題跋　敘　小簡

卷之八 應制論

補刊震川先生集卷之一

崑山歸有光著　黃平後學王　橒震來訂

奏疏

請博選閣臣疏

某官某爲叅酌祖制以光輔聖治事伏惟皇帝陛下嗣登寶位統一區宇順考祖宗之典以興堯舜之治錯綜萬幾惟適厥中一歲之間所以張弛措注損益取舍議於廟堂之上布於寰海之內無非通變宜民之方廷臣言有可採輒賜褒錄其或猖狂冒瀆皆矜而容之此正臣子盡言之日凡可以修明庶政者大

小臣工罔不竭其悃誠多所關白而況朝廷大務莫先於用人帝王所急尤重於論相邇者登拜二三大臣皆東府之舊僚一時儒林之選可以仰見聖明圖任共治之切矣臣猶有一得之愚以為敘用閣臣祖宗以來雖獨隆於禁近亦參用夫庶職蓋識通古今非文學無以得其論思之益總理政務非歷試無以著其練達之能今惟由翰林者得以入閣不由翰林者不得歷拜臣嘗攷之此非祖宗一定之制蓋歷代相沿不覺遂以為故事而始初建官之意未必然也臣惟太祖高皇帝鑒前代之弊以中書之權散之六

部而殿閣置大學士之員今之閣臣實仍其舊蓋其初惟以爲左右近侍之職知制誥備顧問而已然而六卿分職天下之政必有所歸是以至於仁宣之世而殿閣之寄日重隱然已握宰相之權此非敢有改於太祖之制而其勢之必至於此也則當時以學士爲名者但爲文學之臣今之以學士爲名者實爲宰相之任其所取選宜廣求天下之材使自庶僚爲九卿高第者皆得參錯其間今惟以翰林獨當大拜而六部都察院非由翰林者皆不得與此非祖宗設官之本意也古者取相於耕漁胥靡惟其才之所任今

天下之士濟濟並進乃至高爲九卿獨以不由翰林不得爲相則爲之塗者亦已狹而其制亦少拘矣先朝如夏原吉于謙輩皆爲尚書雖不帶學士之銜而得預參大政至如李賢薛瑄以部屬及列卿皆得入閣此臣所謂祖宗初無一定之法者也蓋人之才智雖英睿絕人泛濫六籍苟非親歷世故亦不能盡究天下之務是以漢之刺史郡守入爲三公而宋宰相多歷州郡正德間楊一清以巡撫都御史入閣故於兵機邊事無不熱知運籌折衝朝廷賴之今大學士徐階雖由翰林而復敭歷外服故能爲國元老繫天

下之望此近事之明驗也臣愚欲望陛下申敕吏部損益舊章謂宜倣永樂天順之例使九卿高選皆得入閣略如今吏禮二部之制與翰林相兼而用則羣臣有宰相之才者皆得自進如唐虞九官並效謨明弼諧之義周室六卿進兼寅亮燮理之職以明立賢無方不盡於一途也伏惟陛下採擇焉

論

立志論

人之所以能運動者氣而氣之所主者心而已矣而何以謂之志蓋心主於氣氣之中氣能昏之則不明也

氣能撓之則不靜也其不明不靜而氣之頹墮靡委乘之矣是氣反勝而失其所主也故謂之志者因其心之所主而名之曰志也謂之立志者惟堅凝其心之所以爲心者而已矣心既堅凝而卓然爲主於內其明不能昏也其靜不能撓也頹墮委靡無以乘之也是以有所望而必至有所期而必得有所爲而必成貧賤不能移也富貴不能淫也利害不能惑死生不能奪也日循循然以進於聖賢而與古人爲比卒然當天下之大任而不驚蓋志之立者前定也鄭師文學琴三年不敢發於手而動絃志誠乎琴也養

由基射中石矢乃飲羽志誠乎矢也黍豆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趨走往還無跌失造父學之盡其巧志誠乎車也庖丁解牛所見無非牛三年而不見全牛刀十九年而刄若新發於硎志誠乎牛也夫苟能立志可以貫金石可以感鬼神可以動天地所謂有干將之劍匣而藏之寶之至也雖然志非求於外也顏子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而爲邦之道具是矣伊尹非義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繫馬千駟弗視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而俾厥后爲堯舜之道具是矣此伊尹顏子之志也

說

後谿說

高德彰海虞之富家也豪爽好俠所居在郁塢間谿環其背德彰樂之自號後谿云予因論天地間可愛可樂觸於目而適於中天所不愛地所不秘雜然而陳於吾前者何限然閒者嘗得之而勞者不知樂者嘗得之而憂者不知貧者可以閒而不樂富者可以樂而不閒人以是終日馳逐而莫知所止則有口而不知味有耳而不知音而何有於身之外哉德彰在錢穀之間米鹽之委而能知自適可謂進之矣夫世

俗好誇而彌一作靡文童亂失命名之義冠字無朋友之禮少年俗子嶶美名號自相稱標以山以水以峯以谿者相望而終其身實不知也予獨喜德彰之有意也德彰喪厥考庶弟尚在童幼能不以財自私吾知德彰有得乎谿之趣矣

贊

自生堂贊

盛徵伯者崑山士人也其先公事　孝廟官禮部雜考名籍家多書而徵伯以暇攻氣運天人之秘時有心會者施諸治輒效然不居其功曰越人有言彼當

自生者越人能起之耳夫其起之曷謂無功然非當
自生雖起之弗瘳也是越人之見也然不治不起起
而不有其功是功則歸諸天生則歸諸人而吾無與
焉者也天之道也治人而得天道其人若何則雖謂
人之能自生可也天之所自生亦可也徵伯進於是
道矣可與語天矣作自生堂贊使垂不朽贊曰
自生者人生生者我生其所自生功於我何有不能生
自生誰且執其咎能生其自生造化在我手天心本
好生我心天所授我若貪天功我心亦有疚我生其
自生使彼全天壽壽者天所生生者天所厚天既厚

生人我能測天候補虧奪其盈生理罔不奏以此生人生此意誰能究以此觀盛君越人可先後

陳古泉畫像贊

嘉靖巳未蜡月望日會飲於古泉家其子敬甫進士出其所爲畫像示予予爲作贊且以致頌禱之意云贊曰

有嬀之後於今千禩肩肩舉子其服也士蘊華弗施發聞令嗣肖壽無疆寵祿將至有粹其容吾見其孺於今艾年亦無有異尚無皺老以食[illegible]百年徵此是一無二

此效揚子雲融平侯贊體恐今世不喜復作

宋體

孰與之道孰爲之貌覩其像之似可以知其人之妙齋於其身者未究當年之抱豐於其後者將享賢子之報見銀艾之輝煌有以易乎藍皂躋期頤之上壽又於耋耄耶

頌

寶珠石榴頌 并叙

安亭舍下千葉石榴歲開花千朶余久居邑城今夏過之忽見樹頭結子意忻然賦詩或笑其老驥伏櫪

有千里之思可謂不知止也余亦悔其作乃更爲頌

曰

賓珠石榴植我南堦朱明吐艷團聚千朶令茲秀實

綠苞垂纇光瑩的爍纍然如磋自我卜宅歲歷坎坷

延戾仁妻遘於大禍煢煢四壁獨棲莫可鳥夸來侵

幾盡刼火天龍喪凋震光不墮神理告祥以示無頗

於後之人庶克負荷尚其百年式居以妥

箴

藥性箴勉王童子

子欲佩韋而性不甚急子欲佩絃而性不甚緩余嘗

陰棋童子厥器清瑩亶有微疾不能納物幸其勢微而不痼年童而氣力可藥也藥爾性師之以盧鵲服之以參苓其學顏子若虛若無此盧鵲也惟敬惟謙苦口之言此參苓也子其早夜以服之不使毒乎腹心滛乎四肢故終身無疾而令名附焉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唯聖罔念作狂唯狂克念作聖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童子其藥乎哉童子曰蒙雖不敏請事斯藥矣

雲章按此不類震川作曰常熟舊抄所得止此姑存之

嘉定後學周宗泰較

補刊震川先生集卷之二

記

偕老堂記

已未之春予與侯復吾李道亨同試南宮復吾介道亨以來言其尊人白邨翁以前年年七十而母氺孺人以後年年七十喜其父母之壽也爲名其居之堂曰偕老而請記之蓋復吾篤於孝養不敢違二親之志黽勉以就試故雖處紛華盛麗之地馳騁爭騖之場而登高遠望未嘗不在於吳雲沓靄之間而勤勤以請記其堂是時予雖諾之而竊意以復吾之才於

今之試可以必得得必留京師雖欲承歡於偕老之堂亦且遲十數年則今日之請可謂迂遠矣既而余與復吾皆報罷南還舟行相先後也同役者有不樂之色望見復吾意嘗欣欣于亦私爲復吾喜而笑無以辭於復吾也於是道亭復來請余方有私戒不爲世俗之文而獨難於復吾久之而後有所作也夫人倫骨肉之閒惟夫婦爲合二姓之好百年之內變故之不齊昔人所謂懽合而或不能成子姓成子姓而或不能要其終多有之故詩言君子偕老蓋冀其如是而不可必得之辭耳今翁夫婦同登大耋而又有

復吾爲之子足樂矣使復吾爲有位者奪之而去則爲父母者欲其子之貴固矣然且思之曰吾老矣不獲其子之在側能無戚然於其懷乎爲子者欲顯其親固然矣然且思之曰吾父母老矣而吾在萬里之外能無戚然於其懷乎夫一時之赫然熾然足以炫動者世俗之情也其戚然長思者天性也君子不以世俗之情易其天性故四牡采薇之詩有憂傷之志焉而後知復吾今日之還乃有以稱其偕老之名而執筆者得而樂書之也復吾家在盤龍江上去余所居安亭不遠一舍異時予當泛舟吳松江觀九峰三

洐造復吾之居且聞白邨翁學道知養生之術予將拜而問焉是歲中秋日吳郡歸某撰

白川圖記

士大夫有志於功業而寄與不遠其所成就終不免於凡陋所謂俗吏之所爲在於刀筆筐篋之間而求經世務建大業未之有也是以鷹揚之勛起於渭濱鼎足之勢定於隆中淝水之捷在於東山孔子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夫山水於人性何與而仁智之所好乃在於此其意遠矣今中丞劉公爲萊之濰人古萊州固邊海又濰水自高密歷昌邑過濰之境以入

於海而白狼河在縣之東北流入海于古圖志稱其山高水深負渤海之勝公稟山川之靈秀夫豈白狼之所能專而公自釋褐敭歷內外於鄉邦不能一至則白狼亦若非公之所能有矣乃獨惓惓於故鄉山水自號曰白川猶因白狼河以為名也公既所至著聲績於今簡命撫循畿甸受周公分陝之寄捍衛薊遼餙條侯細柳之屯而能使神州赤縣之民安生樂業而邊塵不驚有以副聖天子倚毗之重於是天下知白川之名猶古之渭濱隆中東山也某為吏邢州公前守邢州見州民思之處處有生祠則與其民慕

懷于公尤至恨不得一拜其下風令以事來京謁上舍文明與余弟大顯素嘗受教於公因歙汪君良廸爲白川圖求余爲記將之薊以爲公壽又以余在邢雅慕者也余是以不敢辭云

慶春樓記

劉翁少游成均不樂仕進歸老於家其配衛氏宣城伯家女也夫婦相敬至於白首今皆八十有一而同以正月生其生日自己卯至於丙戌相距七日嗣子孟傑乃爲樓奉二親而燕賓之來賀者名其樓曰慶春云其歲嘉靖四十年也劉氏元末自九江來徙金

逕在華亭之境晃華亭多藪澤帶以吳松江而有九山一爲崑山即機雲生其下人比之崑山出玉者也當元末之亂一時名士皆僑居此州如會稽楊廉夫天台陶九成之流至今人仰其高風劉翁之祖得非與等比或嘗相從以游遨者耶余每念諸公之子孫當有在者不及訪之而翁乃居其地二百年方海夻之入寇昔人避兵深渺之處蓋無不到而翁家乃以獨存豈孝弟之家或有物以護之耶令孟傑之爲斯樓奉偕老之親據高閣之勝當獻歲之吉榮對時之景此人世之所難得者也翁夫婦皆逾耋生之歲月

又當春之初是慶之大者且以爲異故特書之

太倉孫太守三院旌奬記

古者置守令以牧養生民而已而四海之內廣遠非一人耳目之所及慮吏之不良民或不得其所故遣使者巡行天下察其利病以别吏治之美惡以惠安元元使鰥寡孤獨之民無失其職自古天子之大夫有監於諸侯之國者漢遣謁者廷尉博士大中大夫光祿大夫丞相御史掾凡此之類無非以爲民而已而後世求於下之煩而又以不能信其守令之過使者日出故一官常有數十人爲之上古之道以爲爲

民乃所以爲國而後之論者乃以爲先國事而未及乎爲民也是以守令惟獲上治民之難以趨辨奔走爲事者獲乎上常不得乎下以愛養休息爲念者獲乎下常不得乎上蓋謂國與民爲二也故吏刓而俗弊久矣孫侯之爲太倉未及期歲巡按御史朱侯遂加獎焉巡按御史江侯又加獎焉未幾二御史各以事去而巡撫都御史餘姚翁公甫至而獎之如前御史而辭愈褒設使孫侯之賢未著於民也則吾以爲徒獲乎上而已然而侯之愛民也太倉之民素知之也隣邑之民素仰之也則於三院之奬反若有可疑

者以爲孫侯徒能獲乎下疑其不能得乎上焉耳雖然古之道未嘗不見於今之世三院之愛民有甚於孫侯是宜其獎之如是其亟也彼以趨辦奔走爲事日鞭笞其民曾不得一字之褒豈不可愧哉吾吳中之稅當天下之半而數年以來海寇日棘賦調倍增太倉最邊海無歲不受兵今年加以饑饉三沙之役聚天下之兵於境上四五月侯於是有能令名而考其實以愛利爲本此今爲吏之所難也抑三院者亦可謂賢矣翁公先嘗行省吳中今以中丞奉璽書以來即爲民乞蠲貸又條東南水利將以待上之詔而

施行焉如得孫侯者數輩宣力其間東南之民可逝也於是州之大夫耆老來徵余文余故得而記之侯名某字某滇南人初爲其縣令以行治高第陞今官云

山川壇記 代

古者諸侯祭封內山川禮也非是而祭則僭今山川之祀守令得而主之者何蓋郡縣倣古侯國之制雖等威不同然其膺專城之寄宰割一方其權與諸國並故非諸侯不祭禮也守令得而行諸侯之事禮之義起者也崑爲東吳名邑其人文炳煒雄長三吳天

下稱盛焉意必山川奇怪孕靈毓秀儲嘉發祥乃克臻此及披輿地志記吳名山大澤畧備嘗欲一投足其間觀其勝無由也丁未八月余奉天子命來令茲邑主其神人方其渡揚子望金焦歷京口而東吳山川收之一覽曰美哉茲地之形勝乎比過闔閭之城遵婁江之渚距蘇七十里爲縣治則有玉峰山突起乎地奇峰怪石巉巗錯落如端人朝士垂紳正笏不可褻而狎也且包絡三江襟帶震澤茲其大者可畧而云也他如涇衍浜浦萬派投東時臨子午則潮汐再至消息盈虛曾不一瞬三吳山川茲亦最奇而秀

者歟故儲其禎祥蔚爲人文道德文章代有其人至如擢高科登顯仕功業爲當時重望翕然稱豪傑者又未易更僕數也謂非山川之靈哉戊申仲秋當修祀事首先師社稷次之山川又次之時驟雨方聚壇無齋舍執事者皆露立野中視牲畢返於廟宿焉厥明若祀於乎設壇秩禮所以明有敬也茲其比於慢矣山川奇絕其神必靈有不字而歆若是乎禮雖成缺然尤有所失乃圖爲葺理爰考壇制其初縱橫適均東距野西距河尚仍故址南北之側滋甚以左右民居漸侵蝕也乃召其居民鞫之大署與社稷壇事

體相同其詳具見社稷壇記乃節縮金募材命工齋舍廚湢門寢垣植一準乎社稷之制差儉耳計東西二十二丈有奇南北四十三丈有奇綜理後於社稷壇故訖工亦晚歲輪清眞觀道士一人守之告成爲作記焉

序

蒹葭集序

東倉周芝山先生於余年輩最先余少爲諸生試御史院嘗望見識之而先生以年貲升太學久之不第選詣潮陽倅周氏居雙鳳里科第蟬聯君顧不得第

而獨以文名歲甲寅吳中有倭寇數千壘鬬焚擄幾
徧先生家去郭遠室廬及先世所藏書物焚毀略盡
先生跳身道者久之然當寇難倥偬之際飄泊於蒹
葭廣澤之中而吟咏不廢亦時作爲記序至累成卷
其詞無所蹈襲而出於胸臆動得天趣而一時之事
亦可考焉乙丑余與先生之從弟子振同舉進士而
先生之子潡謁選天朝示余此集請序之余不能辭
時潡得益陽令已前去而子振拜南職方將行因借
題數語歸之余非知先生者也然觀者當於文字之
外可以想見先生之高風云

醫說續編序

周寅之先生與先大父同里相善爲詩社日相過從余世父及先人皆少從學余年七歲從授孝經大義見先生竟日焚香端坐時稱隱君子者必曰先生先生嘗作八哀詩吳文定公爲之敘刑侍周充之跋而刻之先生之子壻河南右方伯朱顒伯梓其詩稿曰杭流集先生尤好方書嘗取宋張季明醫說增廣其未備爲十八卷其自敘以爲學者求季明之書參于之所宜者於素難諸家溯而通之醫之術其庶幾矣又病季明書求其精取法於世闡明三皇以來之道

未有聞焉則知先生所以自負蓋謂其能有所發明而得其精微者也東倉曹按察用瑭嘉其有益於世因鋟梓以廣其傳而先生之孫世昌請予序之予觀其書皆先生手自繕寫筆畫端楷無一字潦草歎其爲書之不苟也昔漢成帝河平中命侍醫李柱國校醫經七家醫方十有一家後世其書益廢無慮數百家今自神農黃帝經方扁鵲八十一難經及靈樞甲乙諸書世多有存者如六經未嘗不行於世顧學者能得其精微爲難耳觀先生之所自敘則知其所自得愈於季明之書其可傳無疑也按察能梓行之仁

者之用心尤可歎尚云

三邑鳴琴詩序

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吾鄉石川先生以宿學耆德於大夫之賢者未嘗不與之友也竊子賤治單父自言不齊所父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又曰此地之民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秉度焉皆教不齊以道吾縣攝尹一松袁侯實有焉故石川先生之於袁侯甚相得也先袁侯在御史臺鐵冠豸衣居群御史之上令以事左遷郡幕御史來按部未嘗以郡幕處之袁侯風裁凜然

亦未肯以郡幕自處也尤以才猷爲上官所知故蹔
爲郡幕常治劇縣焉始者常熟缺令侯愛檄以往日
與士大夫登虞山覽虞仲子游之舊跡慨然賦詩有
慕揖讓絃歌之風及海水沸騰島夸犯境上海失守
侯往視事日從容於黄浦之上民恃以無恐今來崑
山崑山之民望之如將拯於水火之中而措之衽席
之間石川先生以愛其道重其人爲大書三邑鳴琴
四字而屬以邑人之詩致推奬焉夫千里不同風百
里不共俗昔齊魯壤地相接孔子蓋歎其所以變之
於道者異矣不知侯於此三邑所以治之同耶異耶

抑將以所以治常熟者治上海以上海之治而治吾崑山耶夫以賦詩飲酒當急政暴賦之日輕裘緩帶啓瀕海危城之中無巫馬期戴星之勞而有宓不齊鳴琴之治石川先生亟稱之必有以矣僕以先生之命遂書而序之

賀洋山凌公序 代

皇帝始登大寶建元隆慶之年庶政一新大明黜陟自公卿至於方岳大臣類有更置吾洋山公前以江右參政入覲天子若曰凌某久習於越越人宜之令還之越遂進爲按察使居越頃之遷爲右布政先是

公以南曹郎來僉憲事移江左參議未幾復來為憲副尋又有江右之命及今又再遷秩仍居於越蓋公凡六轉階時去時來而獨越爲久越人之慕愛見公之車馬衣裘莫不忻忻然以天子之不遐遺我越人也昔周公召公夾輔王室君奭之篇曰予惟曰襄吾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蓋二公不離天子左右如此然二公分陝而召公居西故有召南之風序曰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當是時成王周公非不欲公之居於內乃使之循行南國甘棠之篇可考矣至於南國諸侯被其化則召公之久於

外可知矣今制方岳重臣殆古分陝之寄而遷叙常速民不得以安其化而公特久於越仰見天子之加惠於越人而以召公望公民知頌甘棠之政久矣公之自西臺之南省也臺中諸公親依日切猶若悵然以爲遠者雖然不可謂不幸也公德望隆矣一日天子召公居周召之位豈惟越人之思而吾徒亦何親依哉方幸今尚得朝夕見公猶之在西臺也顧不可賀歟公移節有吉日故事例有文以榮之而命某爲之序前不敘發公在西臺後不明言作文者前後同官雲章疑此文亦有闕失

送縣工曹顧君考績序

縣從事顧生歲滿將去吳聲遠謁余而請爲文以送之予曰逼遠之中有魏魏之中有梁梁之中有王顧生之去奚以予文爲也雖然聲遠之爲是舉也有二美焉夫語法律者日在刀筆筐篋之間群而來卒而散邂逅而俱與之俯此其情豈有終朝之圖哉而獨有眷眷不相釋者此一善也敘別離者杯酒流連言語悅媚戚然男女之懷而獨有慕於斯文者此二善也聲遠亦賢矣哉予嘗以爲天下之治自下而上四肢百骸具而成其身月與日與時具而成其歲官人百吏具而成其爲朝廷周官之設府史胥徒蓋詳矣

漢之從事多起於諸生而公卿大夫多起於從事親民莫如守令而吏又守令所倚以集事者此其責任豈輕耶是以漢世最號近古國初著令亦嚴其選而其人往往有不次超用入爲九卿者令之吏乃以貲選而又隘其入仕之路乎不知其何說也乎恐有豪傑之士伏於其中如顧生之徒可勝歎哉

歸氏復姓譜序

歸氏本顓頊之後春秋魯夫人歸氏胡子始見於經定公十五年楚滅胡以胡子豹歸其子孫散居於吳自後不見於史至唐餘姚宣公長洲憲公始以父子

登朝子孫仍世皆用科名顯貴有聞當世晉陵公以山南節度使進封王葬郡城西土人至今稱歸王墓蓋唐天寶至於同光世以科名顯迄宋獨未有聞而湖州府君仕於宋末蓋吾家之譜自太子賓客讓至於湖州十五世自湖州至於吾祖九世而吾譜所書崑山之族爲詳焉吾祖嘗言天順成化間吾家方殷盛凡郡中之族歲時往來慶弔之禮不廢至正德間始不復相通於是吾郡之族雖遇於塗不相識也余始爲博士弟子嘗以試事至旁縣其後計偕京師往往有相遇者於是始敘族人之禮今年念齋過余以

其所爲譜見示蓋其高祖某館於長洲孫氏居臨頓
里自是三世皆冒其姓至念齋始復歸歸氏且能爲
譜沿流以尋源可謂有志者矣吾郡之歸同出於宣
公無異族顧遠譜牒不明則吾爲子孫者之過也系
之以姓雖百世而婚姻不通是以族人待之也古人
之於同姓百世而猶以族人待之其厚如此況吾族
之同出於宣公者乎余每恨宣憲之子孫至於今皆
爲塗人而念齋旣能復其姓於三世之後且篤於敦
族之義而有及於余此余所以深爲之感歎也

兎園雜抄引

昔人謂狐裘非一皮能溫雞蹠必數十而飽故事類之書其來蓋久今茲所纂不能遠古者困官寺無考徵之文吏書乏繕寫之役以是少會通之觀而未盡玄要之語然譬之碎金在塲邀市亦能善賈非必朱提之淵籭斗米貯罌投羹亦可療饑不待紅腐之盈囷聊以便於初學而未能不貽笑於通方因取虞永興舊名題曰兎園雜抄凡十卷

吳民謠引

嘉靖四十年大水長樂陳公奉璽書按吳時荒疏尚

無違朝廷者公至郡計已定然猶懇懇言之讀者爲之淚下百姓怙恃公如父母天子嘉之再降璽書爾公於吳公之善政不可殫述愚生亦不敢爲諛詞獨我吳民之謠彙爲一卷以俟采風者聞之於上云

草菴記遊詩引　代

弘治十年八月十七日余有役於城來寓草菴爲始遊也菴名本大雲前有吉草菴者居之吳人謂爲結草菴遂使大雲名掩而莫彰近南城竹樹叢邃極類邨落間所謂城市山林也隔岸望之地浸一水中其水從葑溪西過長洲縣治由支港稍南折而東復南

衍至菴左流入環後如帶滙爲池其勢縈互曲深如行螺殼中池廣十畝名放生中建兩石搶一藏四大部經目一藏寶曇和尚舍利東西有二小洲橋而方浮浴搶下猶筆硯倚焉於東洲南次通一橋惟獨木板耳過洲復接一木橋然人行皆側足股慄撤橋則若與世絕者自此達主僧茂公房房踞東偏中有佛殿後亘土岡延四十丈高逾三丈上有古栝喬然殆十尋其枝骫骳深翠數百年物西亦有房與東房等實茂之姪禛公分棲處也山空水流人境俱寂宜爲修禪讀書之地勝國時有斷崖和尚肇業於此繼之

寶曇寶曇傳爲斷厓轉生皆了悟之人非其人豈能致茲勝壤哉地理家謂其四獸俱全風氣藏鬱以是觀之吳境諸蘭若莫之及矣是夕宿西小寮紙牕月色耿耿無寐因得五字律一首聞之茂公曰詩狀小處將無遺尚須一圖使畫中更見諸勝可也余笑而頷之又引此數語系詩錄於圖左詩曰塵海歎佛地廻塘獨木梁不容人駐步宛在水中央僧定兀蒲座鳥啼空草房喬然雙石墖和月浸滄浪

嘉定後學印孝茹較